

蕭敬人作品集

鳳點頭

梁實秋題



青居院中有步花一株
予為記之九十二歲自石



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
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
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
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
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
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

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
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
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
兮請息交以絕游世_与我而相遺
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
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

仲春將有事於西疇或命中
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
崎嶇而經丘木欣以向榮泉
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時感吾
生之行休也笑乎寓形宇內復幾
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皇、

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
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
耜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
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
天命復奚疑

圖片說明

• 明 樺 •

封面：李義弘「秋日午後」。

封面題字：梁實秋。

扉頁印章：齊白石作「老年肯如人意」。

插頁：

一、「欣欣向榮」，胡絮青作。胡絮青，中國著名作家老舍夫人，一九〇五年生於北京，自幼酷愛文藝，尤嗜繪畫，北京師大畢業，曾拜齊白石為師，是齊門桃李中器重的女弟子，畫風深得白石老人真傳，專工花卉翎毛，寫意、工筆俱臻佳境。一九八〇年十二月，老舍夫人由任職「人民出版社」編輯的女兒陪同訪港，本作品集出版人沈登恩經大導演胡金銓先生介紹，得以認識，並承贈「絮青畫冊初集」，這裏選用她數幅作品，以茲紀念。

二、蘇軾墨蹟。

「鳳點頭」(三) 目次

第二十六回	遠路不須愁日暮	六三三
第二十七回	寒寂驛道湧風雲	六五五
第二十八回	靜夜無聲風波惡	六七三
第二十九回	白雲無心偏出岫	六九一
第三十回	疲鳥倦飛不知還	七一七
第三十一回	鬼鳳獨自棲青桐	七四七
第三十二回	情似雨餘黏地絮	七六三
第三十三回	人如風後入江雲	七九三
第三十四回	塵緣俗善洩天機	八二一
第三十五回	欲將血肉救山河	八三九
第三十六回	美人如玉劍如虹	八六五
第三十七回	山風吹弄滿窗雲	九〇一

第三十八回

最是英雄惜英雄

.....九二三

第三十九回

禪心已作沾泥絮

.....九四七

第二十六回 遠路不須愁日暮

關雪羽想想也確實沒有其它法子，只好如此。李紅姑經過片刻休息，精神略振，眼前既沒有敵人，大可從容進退，當下就由關雪羽帶領着，一逕來到了「矮金剛」鮑玉的住家。

鮑玉確是有些意外，只是既爲關雪羽所引介，也就一口答應了下來。

鮑玉女眷甚多，當時就由鮑妻馮氏陪着紅姑到後面沐浴更衣，自有一番安排。

這邊屋裏，鮑玉却慎重其事的向關雪羽道：「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老哥哥那怕把這條命賠上，也沒有話說，只是有幾句話，要讓兄弟你心裏明白……」

「你請說吧！」

「剛才你提到了的那個雲四姑娘！」鮑玉的聲音忽然變小了：「兄弟你大概還不大清楚這個娘兒們……可是不好招惹的人呀！」

關雪羽不動聲色的道：「怎麼個不好招惹？」

鮑玉那等開朗之人，在提到了雲四姑娘其人，忽然變得陰沉了，皺着眉，冷着臉，一個

勁兒眨着眼皮。

「這個女人是有名的魔王，殺人放火，綁票搶劫，可是無所不爲！而且……她的勢力大極了，由浙江到江蘇，就連我們皖省也算上，都有她的人……誰要是得罪了她，準是凶多吉少。」

「嘿嘿！」一笑，鮑玉挺了一下胸脯：「當然，兄弟你可不要誤會，以爲我這麼說，便是怕了她，事實上，我們可是沒照過面，談不上恩怨……」

關雪羽一笑道：「但是從今天起，你們之間只怕便結上了樑子。」

鮑玉神色微微一變，哈哈一笑，却端起一杯茶來就口喝着，實在是有些「定了神兒」。

關雪羽看眼裏，自然心裏有數，一時看着他道：「這件事你可管也可不管，現在後悔還來得及，沒有第三個人知道這個女人現在藏在你家裏！」

鮑玉輕嘆一聲，面色汗顏的苦笑道：「關兄弟，你把我鮑玉真看扁了，我真要那麼膽小怕事，還配跟兄弟你論交？……剛才我已經說過了，你的事便是我的事，只要你關照老哥哥我作的，便是刀山劍林，我也就認了。」

關雪羽笑道：「你果有此心，倒也不枉此番相交一場，這件事我既已插手，便萬不能看着你被牽連，李紅姑不過一個可憐的女人罷了，你我忝爲武林俠義中人，便萬不能坐觀其死，你不妨暗中差人打探一下秦照的下落，俾使他夫婦早日團聚，也就不必再爲此事操心了

。」

鮑玉點頭道：「這樣很好，我明天一早就派人到杭州去打探此事，雲四姑娘就算消息再靈，也不會想到秦照的老婆會在我這裏……不過，凡事小心一點的好！」

關雪羽因想起八老太爺與郭胡二人，不免試着向鮑玉出言打聽，不意鮑玉對此三人竟是沒有一些兒耳聞，關雪羽却也沒有進一步說明。

這個鮑玉在寧國府稱得上一個人物，財勢兩雄，難得尚還有些義氣，有他庇護秦照的妻子女李紅姑，當是最為恰當，又因為他與官府保持關係良好，對於秦照以及那批賑災的解銀動態，至時必能先知，一來可使紅姑夫婦便於早日團聚，再一方面，亦可借着那批災銀，對於一千匪徒的動態有所瞭解，以定對策。

當日已晚，二人又談了些別的，關雪羽便起身告辭。

待他轉回客棧，發覺到那位八老太爺仍未轉回，心裏倒是少了一層顧慮。

容他轉回自己住處時，禁不住吃了一驚，意外的發覺自己房中竟然亮有燈光，他明明記得與八老太爺離開時，天還未黑，根本無需點燈，這盞燈又是何人點起？

然而，他立刻便解開了這個謎結！

那是因為隱約映襯在側面紙窗上的一個娉婷少女的影子，鳳姑娘的婷婷倩影。

關雪羽心裏一動，暗忖着今晚並非是與她約好的「讀書時間」，何以她提前來此？

想着上前一步，在門上輕叩了一聲。

鳳姑娘的聲音道：「回來了？」

接着房門打開——鳳姑娘巧笑倩兮的當門而立。

一襲淺紫色的長裙，幾乎曳在地上，破格地，却在外面加上了一件碧海天青的斗篷，烏黑的秀髮，雲也似的披散下來。

使得關雪羽微感驚奇的是，她竟然破格的背後繫上了一口長劍，長長的劍穗子深深垂下來，只憑着露出肩頭的那一截長長劍把子，修長的式樣，即可判定是一口不可多得的名劍。

「對不起，我自己進來了，不會怪罪吧，」接着她明眸輕輕一轉，眨動了一下：「我是給你來辭行的——」

關雪羽道：「妳要走？」

關上房門，相繼落座，鳳姑娘微微點一下頭，就手端起了茶碗，喝了一口。

「也許我沒有讀書的命！」她微微笑着：「好容易找着了你這個好老師，便又……不過，也許我很快就會回來，以後還是有機會的。」

「妳要去那裏？這麼急？」

「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

微笑着，她俏皮的眨了一下眼，又道：「地方不遠，如果順利，幾天也就回來了，你幹

嘛問？——對啦——你乾脆跟我一塊走一趟吧——怎麼樣？」

關雪羽道：「連去那裏我都不知道，怎麼跟你去？妳也只是說說罷了。」

鳳姑娘笑了一下，沒有再接下去。

關雪羽銳利的目光，在她身上轉了一轉，緩緩的道：「能够要妳親自出動，必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倒不一定，」鳳姑娘說：「就像我每次來你這裏，都是很重要的事麼？」

「這是不一樣的——」

「噢——我明白了，你大概是發現我帶了劍，可是？」

「不錯，」關雪羽道：「這就證明，妳此行是要動武，而且難免要殺人！」

鳳姑娘道：「我是不輕易殺人的。」

「但是一旦想殺，可就絕不留情。」

聽到這裏，鳳姑娘忍不住笑了一聲，眯着他道：「你倒是很瞭解我，這兩天你好像應酬很多的樣子，剛才上那去了？」

關雪羽看了她一眼，暫不置答。

「我又忘了，」鳳姑娘說：「不問你就是了，我知道，你最近新交了好幾個朋友，有老有少，倒是交遊廣闊得很呢！」

關雪羽怔了一怔。

鳳姑娘忙自解說道：「可別誤會，我可沒有暗中跟着你，只是憑猜測罷了，就好像這一位——」

說到「這一位」時，伸出了一根纖纖玉指向着這八老太爺的房子指了一指。

關雪羽道：「八老太爺？」

鳳姑娘輕輕挑了一個眉毛，不屑的道：「誰管他八老太爺還是九老太爺，這個老東西可是古怪的很，我勸你還是少理他的好。」

「爲什麼呢？」關雪羽毋寧想多聽一些：「妳也認識他？」

鳳姑娘搖搖頭，冷冷的說道：「這個人鬼鬼祟祟，是個神秘人物……你要多留意他一下——表面上說是個生意人，其實我看他却是有另有所圖，說不定他——」

才說到這裏，忽然停住。

關雪羽幾乎和她同時警覺到，似乎屋頂上有些異聲，似爲夜行者足下踏動之聲，只是其聲過於輕微，如非特別留意傾聽，簡直難以聽出。

鳳姑娘反應的確够快的。

就在耳邊上方聞有異，不待關雪羽有所表示，先自揮了一下手，燈光倏熄，同時她的一隻左手也就勢推出，隨着掌力擊處，窗扇立斂。

就在這一霎，鳳姑娘的身子，已似一隻大鳥一般「呼……」地掠了出去。

關雪羽原本想出去一探，這時見鳳姑娘既已出去，倒是不必多此一舉，他悉知鳳姑娘一身輕功極佳，有她出去，果真若是有人在外面伺探，這個人八成是逃不開她的追蹤。

隔着敞開的窗戶，眼看着鳳姑娘縱出身子，端的是好快的身法——身子方自縱出的同時，便直直地拔了起來，緊接着一式巧妙的滾翻，有似疾風中的落葉，「嘩嚕！」衣袂聲中，已自上了屋頂。

房子裏光線雖黯，院子裏却被月光渲染得一派通明，料想着那個夜行人萬難逃開。

關雪羽靜靜地期待着她的轉回。

片刻之間，鳳姑娘已去而復還——她仍是由窗戶掠進來，裙帶間激帶出大股風力，可以想知她來勢之疾猛，却祇是一發而收，這等動定來去之功力，確令關雪羽驚讚不已。

關雪羽亮起了火種，重新點着了燈，却發覺到鳳姑娘臉色十分寒冷，一聲不吭的坐下來。

「發現了什麼沒有？」

「被他溜了——」鳳姑娘抬頭看了他一眼，「太快了，沒有看清楚，只看見他穿着一身寬大的衣服。」

說到這裏，她下意識的向着隔壁拐角處的對窗看了一眼，出乎意外的，竟然發覺到那間

屋子竟然亮着燈，不用說那位老客人「八老太爺」現在回來了。

「哼——準是他——」

說着鳳姑娘倏地站了起來：「走，我們瞧瞧他去，倒要看看他是什麼變的？」

關雪羽對於八老太爺的突然轉回，心中不無懷疑，他當然知道對方一身功夫了得，鳳姑娘嗓門又這麼大，萬一給他聽見了，可不大好——

「算了吧——已經這麼晚了……」

「哼——沒這麼好的事！非瞧瞧他去不可！」鳳姑娘敢情是氣不小：「這麼一大把子年歲了，鬼鬼祟祟的偷聽人家說話，他安着什麼心？」

關雪羽輕叱道：「小聲點！」用手指按了一下唇，意思是要她「嘴下留情」。

鳳姑娘何等嬌慣任性，又在乎誰來，這就要開門出去，獨個兒前往興師問罪。

那裏知道，事情竟是這般的巧。

鳳姑娘這裏剛剛一拉開房門，正巧就迎着了對方八老太爺進來的身子。

錦袍大袖，皓髮長髯，月色下，簡直神仙中人。

一隻手提着乖巧的一個提籃，另一隻手正自作出一個「叩門」的姿態——竟是這般巧法子，手指還沒有觸及門板，房門竟自開了。

事出突然，這般景況之下，鳳姑娘一時竟無從發作，只管直直的看着他，作聲不得。